

岁月

韩乃寅 著 下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岁月

韩乃寅著

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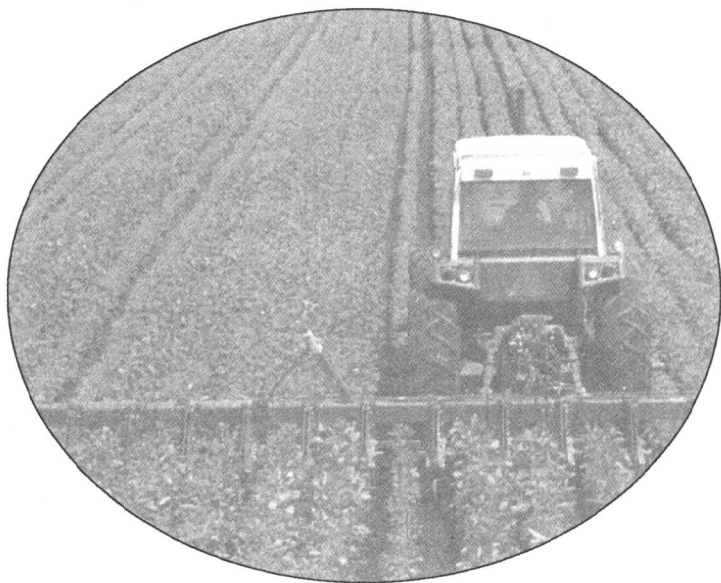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卷

上 篇



第 一 章

这么看来，高大喜的脾气还是好多了，要是刚从朝鲜战场来北大荒那阵儿听到这消息，不动枪也要动棍棒，非把农场闹个天昏地暗不可。忍着忍着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打开灯看看挂钟，又撩开窗帘瞧瞧外边，天才蒙蒙亮，灰暗的夜色沉沉地笼罩着光荣农场，显不出一一点轮廓，远处的天地山林全是灰蒙蒙一片，好黑的夜啊。

他实在是躺不住了，忽地起身趿拉上拖鞋，哗地拉开窗帘，双手掐腰，瞧着小江南农场的方向，喘了阵子粗气，倏地抡起胳膊，捶得桌面咚咚咚直响：贾述生啊贾述生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连老俗话都说，宁穿朋友衣，不占朋友妻，你怎么就能占我的老婆姜苗苗呢？

当初小江南农场从光荣农场分出去，你当场长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跟随着农场局的陈书记随帮唱影，说什么要是姜苗苗安排在光荣农场，我当场长，她当副场长不妥，应该回避。回避！回避！原来是回避到你的怀里去了。这风儿已经刮到我的耳朵眼儿里了，就说明社会上已经满城风雨了，说不上有多少人指着我的后脑勺骂我活王八哩！传消息的人乍一说，我还不相信，可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……怪不得姜苗苗不肯调回来，也不肯调到

局里呢，原来是这么个鬼把戏呀。贾述生啊贾述生，你好小子呀，谁不知道咱们不止是工作搭档，也不光是朋友，还是出生入死在朝鲜战场上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：你当连长，我当连副；来到北大荒，你当分场党委书记，我当分场长。什么时候我不是扶持你、支持你呀，你竟干出这种丧良心的事儿来。好啊，你不仁也不要怪我不义了……

墙上的挂钟嘀嘀嗒嗒地奏响着，平常，对高大喜来说根本不入耳，只有要看时间指针的刹那，听觉里才感到这声音的存在。这时，他看一眼窗外仍是黑蒙蒙笼罩，看一眼挂钟，那平常听来嘀嗒嘀嗒的节奏声，眼下像嘀嗒嘀嗒，又像嗒嘀嗒，又像嘀嘀嗒嗒，那样杂乱无序，刺耳刺心刺脑，他呼地摘下挂钟反扣在床上，那嘀嗒声在反扣中发闷的声音，使他更加胸闷异常了，便高高举起来想猛地摔在地上，随着一皱眉呼出一口粗粗的气，还是把它塞进了被窝里。

顿时，他脑海里成了一片空白，很快又变成由闲言联想出的贾述生和姜苗苗在一起的各种形象……

突然，对面卧室随着灯一亮，传来了电视机里健美操口令声，还伴有劈里啪啦的脚步声。高小颖身着紧身背心和短裤，像敏捷的小山雀，随着电视里的健美操口令，有规则地蹦跳着，双臂轻盈地甩动着。她的身材仍然苗条，已经失去妙龄时如初春白桦叶翠绿欲滴般的稚嫩，有了夏日白桦根深叶茂般的成熟，看面相，要比居住在同龄姑娘年龄大，身材即使不失苗条，也比居住在同龄姑娘粗憨，是标标致致的北大荒姑娘，是实实在在生在北大荒、长在北大荒的新一代北大荒人。

高大喜推开门，劈头盖脑地说：“小颖，你说说，你妈还像不像话……”他正要往下说，闪念中又觉得当爸爸的对女儿说这

种话不妥，忙长舒一口气，改了口，“不不，我是来说你嘛，怎么走嘴说起了你妈妈呢……”他跨进一步，“小颖啊小颖，你说你，过了二十五岁，就是奔三十的人了，怎么就不着急你自己的终身大事呢？！”

小颖边蹦跳着，边嘻嘻一笑：“爸爸，这事儿你不用操心，我心里有数！”

“什么数？！”高大喜沉着脸，“那几年，场子里风言风语说你上赶着找连喜，当时，连喜不同意，喜欢上了嘉嘉，我还对贾述生有想法，他贾家凭什么瞧不起咱……可我又一想，嘉嘉和连喜生米都成半熟饭了，我说这话丢人，我姑娘哪儿比嘉嘉差，非找个比连喜强的女婿不可！”

小颖继续蹦跳着，笑笑：“是啊。”

“是什么是，”高大喜很不耐烦，“是了多少年了，我托人介绍的那几个，哪个不比连喜强，你怎么就是不同意呢？”

小颖随着操令放缓了动作：“爸，他们都是城里的呀。爸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在城里就是住不惯，看到高楼和汽车，也有神气感，新鲜感，但更多的是陌生感。去城里开会办事儿，住在宾馆里，那被褥上就像有刺儿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住几夜失眠几夜，事儿还没办就盼着回来……”

高大喜听着，勾起了自己的感觉。他也是这样，走到哪儿都觉得没有北大荒好，但是，他没有应和，没有吱声。

小颖继续说着：“爸，我一到城里，走在大街上吸口气进肚里，觉得怎么那么沉呢，就像吸的不是空气，像是喝下去带细沙粒的浑水，住上三天两天行，再长了就要得病似的。说来也怪，一回北大荒就好，看着绿山，看着江水，看着北大荒黑油油的土地和无际的庄稼，吸着北大荒的空气，五脏六腑都觉得透亮爽

朗，那个舒服呀，就甭提了！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把话扯远了，咱们农场地方小，这里没有合适的，你也不能一辈子不找对象呀！”高大喜话到这里又涌起了对姜苗苗的火气，“小颖，你不找对象不成家就够我愁的了，再看看你妈，一个月回不来一两趟，有时候她就是回来也忙得不得了。让她调回来，她说什么也不调，就是贾述生那句屁话，夫妻俩在一个班子里不好，要回避……小颖，让你说说，咱们家还像个家样吗？！”

电视里的健美操示范结束了，小颖关了电视：“爸，怎么不像个家呢？是个蛮好的家呀，省报记者不是还写过一篇稿子，赞扬咱们的家是北大荒精神的典型之家嘛，赞扬你不顾小家一心扑在光荣农场这个大家上，赞扬我妈妈顾小江南农场这个大家，还赞扬我为了北大荒的事业刻苦攻读农学研究生，不嫁城里的局长、处长，一心扑实把根扎在北大荒！”

小颖在穿衣服，高大喜一屁股坐到了门口床头的小沙发上，叹口气：“小颖，我从不说不说假话，对北大荒这块土地的付出和奉献，我从不后悔。特别是壮年的时候，总是恨铁不成钢，看到有些该干的事情没干成，心里恨自己怎么没有那门大本事，治涝治旱管住天……现在已经是奔六十的人了，你妈妈也五十出了大头了，没几年就要退休了，我倒不是变得多么现实，你看看，到现在连个囫圇家都没有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火冲七窍，脸一下子变得铁青，有点儿话不成句了：“小颖啊小颖，你去暗访访，外边都说你妈什么！”

小颖心里一愣，紧跟着进了高大喜的卧室：“爸爸，你听到什么了？”

高大喜仰脸往床上一躺，枕着叠压的双手，瞧着屋顶呼哧呼

脉直喘粗气。

小颖明白了，是爸爸听说了社会上传说妈妈和贾述生有暧昧关系的事儿。其实，这种话她早就听说了，还不止一次听说，当然，她不能告诉爸爸，也不能告诉妈妈，她相信爸爸妈妈都是正直纯洁的人，心里直骂那些胡说八道、望风捕影的低级趣味的人。不过，有一次她去小江南农场，在贾述生的办公室见到妈妈时，只有妈妈和贾述生两个人在一起交谈。她敲门一进屋，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由温和一下子变得窘迫的感觉，似乎看到妈妈的脸上还有一种尴尬的神色，好像在埋怨自己怎么会敲门不见应声就闯了进来。凭着她当姑娘的感觉，妈妈和贾述生之间似乎有种微妙的迷雾在飘荡，刹那间，也使她想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传言。当然，她只能把这种感觉深深埋在心里，就连谁带着好奇心悄悄告诉她，说有人造她妈妈的谣，她都严厉抨击来传话的人，为什么要听这些，甚至追问是谁，大有要去找来算账的势头，弄得好心人也缩言了。

“爸爸，”小颖坐在床边说，“你该有数呀，我妈妈不是那种人，贾场长也不是那种人……”

高大喜忽地坐起来：“怎么，你是不是也听说了？”高大喜从女儿的口气里像听出了什么，两眼直直地说，“舆论这么大，看来，这就更成问题了！嘿，无风不起浪呀！小颖，你是不是听人说什么了？”

“我可没听说什么，”小颖一下子变得突然的样子，盯着高大喜问，“爸，你听谁说什么了？”“唉，这话不该和任何人说，”高大喜坐起来，叹口气，“反正你也不是外人，石大庆和我说的，他一再要我答应不和任何人说，才和我说了些现象，说你妈和贾述生的关系不正常……”高小颖生气地站起来：“爸爸，你怎么

听他胡嘞嘞嘛，石大庆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和财务科姜科长干得钢钢的，想讨好你当科长……爸，你这个人呀，就是这么耿直，太容易信别人的话，你千万可别上姓石的当！”

“那是两码事儿，”高大喜说，“要说石大庆嘴大舌头长，常说话没准儿我信，这事儿他在我面前可不敢胡来，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。再说，光他简单地说我是不相信的，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儿，还有证人！”

高小颖脑子里轰地一声，有些蒙了，她是深知爸爸的脾气的，要是真有此事，那就预示着这个家庭要破裂，他要和妈妈离婚，自己要有舍有从。说实在的，她哪一个也不能舍，也不能单从哪一个，她从心底喜欢爸爸，也从心底喜欢妈妈。爸爸纯朴憨直，为人那样坦率，全场无人不称赞他为人的品格；妈妈潇洒大方，对事业认真执著，别人都说，自己就有妈妈的不少遗传因子。他俩要是分手，比自己寻求十全十美的婚事还要痛苦，不能，不能，这个家不能破裂，爸爸妈妈不能分手，这是堪称北大荒品格的第一家呀！

高小颖问：“爸爸，石大庆说的是什么鼻子什么眼呀？还有旁证？简直是活见鬼！”她说着，心怦怦跳得加快起来，难道妈妈真的对爸爸变心了吗？真那样，我小颖死活也要把她拽回来的，再说，马春霞也不会答应贾述生的……

“哼，”高大喜心里又烧起一股呼呼的火苗儿，“石大庆和会计小李去小江南农场，亲眼看见你妈和贾述生肩并肩往场部走，干什么有车不坐？干什么像情人在傍晚时散步？小颖，你说，这不是公开昭示嘛！”

高小颖摇摇头，松了一口气：“爸，你问会计小李了？”

“是啊，”高大喜说，“小李见我一提石大庆，只是回避，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，这就是默认嘛！”

高小颖嘴一撇：“爸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堂堂的上甘岭战斗英雄，堂堂的光荣农场大场长，别那么小心眼儿，男女在一起走走，一个场长一个副场长，下班了从地里往回一起走，商量商量工作就有问题了……”

“再加上她对这个家的表现！”高大喜振振有词，“还有对我的表现，她心里已经没有这个家了！”

高小颖平和下来：“爸爸，听说只是听说，有时有风就有雨，有时风就是迷雾，让你浑浑噩噩什么也听不清看不见。你就相信女儿，这事儿交给我，要是妈妈真那样，我也不理她，我慢慢会搞清楚的。”

高大喜瞧瞧高小颖叹口气，又低下头，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红塔山烟，抽出一支用打火机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久久才呼出来。

“爸……”高小颖平心静气地说，“咱先不提你怀疑我妈妈怎么的，我都替妈妈对你有意见呢。”

高大喜问：“什么意见？”

“爸爸，我很骄傲，你是个叫得响的上甘岭战斗英雄，你是个合格的国营农场场长，在我眼里，你也是个合格的爸爸……”高小颖见爸爸心平气和了，俏皮地歪着脑袋，眯着笑眼说，“但你起码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丈夫……”

高大喜一听，没火，但是愣了：“不是很合格的丈夫？！是你替你妈妈有意见？不对吧？是背后你妈妈和你说我，对我有意见吧？你说，我怎么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丈夫？！”他回话又感叹，语气很重很重。

“不不不，”高小颖见爸爸十分认真，“爸爸，绝对不是我妈对你有意见，我说清楚了，确实是我替妈妈对你有意见，我敢向爸爸保证。如果我说了你往我妈妈身上摊派，那，我可就不说了。”她说完一扭头，显出对高大喜的不满意。

高大喜的神情平和地松弛下来：“好，要是真的是你的想法，绝不往你妈妈身上摊派。小颖，你说，我听听看。”

高小颖一歪脑袋笑着问：“爸爸说话可得算数！”

“当然了，”高大喜也笑了，“算数！”

高小颖说：“爸爸，就你这样，别说我妈呀，放在谁身上也会有想法！我看哪，我妈妈还算是好样的呢！就说吧，我妈妈回来一趟，这可是我亲眼看见、听见的，只要你晚上喝几盅酒，听你们躺下没多一会儿，你们屋里灯一闭，也听不到你俩说说话，只听你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地打呼噜，妈妈睡不着寂寞，就悄悄跑到我卧室里和我聊天，聊啊聊啊，我才知道，妈妈感情也是丰富着呢。还有，有两次都是这样，妈妈兴冲冲地带回猪肉、芹菜要包饺子，你却通知晚上要开会。爸爸，妈妈和你说话，你怎么没有点儿温柔劲儿呀！有时候我觉得你怎么不像丈夫对妻子，那么硬邦邦的。还有，妈妈每次回来都把你脱下的衣服洗一遍，板板正正地叠好放进柜里，你好像把这些都看成是应该做的……”

“小颖呀，”高大喜站起来，无可奈何地苦笑笑，“我们都过五十奔六十要退休的人了，还能像你们年轻人那样情呀爱呀的嘛！”

高小颖笑笑：“爸爸，别强调理由了，什么快奔六十的人，从我记事儿起，你就这样，理论家们常说，爱情是永恒的主题，其实，也是生命的主题。年轻人需要爱情，中年人需要爱情，连老年人也需要爱情，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……”

“小颖呀，特别是像你我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怎么能把爱情作为生命的主题呢！噢，我不温柔，你妈妈就跑到别人那里温柔去？啊？”高大喜严肃认真地说，“生命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，对咱们来说，就是开发建设好北大荒，就是要讲发扬北大荒精神！”

电话铃响了。

“哦，刘副场长……”高大喜接起电话，“什么事？”

刘茂森激动地说：“高场长，昨天在局里开完体改工作会议回场晚了，怕影响你休息，没有打电话。安排个时间，咱们班子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，这办家庭农场的事儿还比较复杂呀，有说符合改革大方向要全面推开的，有说国营农场不同农村，坚决不能搞的……这你知道，已经折腾好几次了，结果都翻了烧饼，把办的一部分家庭农场取缔了。这回，小江南农场吵吵的最欢，说这回看准了，坚持要办下去，还说，说什么不能抵制改革，允许改革失败，不允许不让改革……”

“喂……”高大喜打断刘茂森的话，“局领导什么态度？”

刘茂森回答：“座谈讨论时，看那样子，局领导认识也不一致呀，陈书记就说要稳妥，洪局长就说要大胆试。”

高大喜放大嗓门：“局里领导都说法不一，咱们下边能讨论出个什么呀？这不是给下边出难题吗？”

“高场长，”刘茂森投其所好地说，“陈书记表扬我们光荣农场了，说我们是个团结战斗的集体，是有组织观念的集体，是坚持发扬北大荒精神的集体……”

高大喜精神一振：“刘副场长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先别讨论了，我去局里一趟，和陈书记、洪局长都个别谈谈，看上边是否有精神，该干就干，不该干就坚决不干！”

高大喜接完电话就要走，刚要出门，小颖一把拽住他：“爸爸，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，你可别当顶门杠、绊脚石呀……”

“小颖，你就相信爸爸吧，”高大喜一转身说，“怎么改革也不能改掉社会主义；不管怎么开放，哪个丈夫也不会开放自己的老婆让给别人，他小江南农场怎么的……”

高小颖没拽住高大喜，冲着他的背影嚷：“爸爸，你和妈妈的事，千万要谨慎呀……”高大喜头也没回地走了。

第二章

高大喜“砰”地一声关上车门，那北京吉普车的屁股上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，直奔农场局而去。这辆车已经用了近二十年，修了补，补了修，高大喜还是舍不得报废。办公室主任几次向他报告，在垦区一百多个国营农场中，场长们有的换了日本丰田大吉普，有的换了国产桑塔纳轿车，除了他高大喜外，还再没见到第二个场长坐这样老牛破车似的北京吉普，只此一个了，还说，修车费老贵了，还不如买辆新的合算……话没说完，高大喜就把办公室主任好一顿驳斥：我就不信你这个歪理，车里最主要的是发动机，只要换个发动机就和新车一样，换个发动机还能比买辆新车贵？

果然，发动机一换，北京吉普跑起路来呼呼呼蛮有力量，只是车框咣咣咣直响，坐在车里，响得几乎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清楚，除非是尾追着要超车的喇叭叫个不停。

咣唧唧，咣唧唧。司机双脚使劲蹬着车厢底板，双手使劲把着方向盘，身子还是东扭西歪地直晃。高大喜后身紧贴着车座后背，右手使劲攥着车门上端的把手，一遇凹凸不平的地方，身子就被颠了起来，即使颠疼了，扭腰了，他也觉得这辆车只要修修补补能上路，还得继续坐，那种在部队里穿衣服“新三年旧三

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精神不能丢，只要能开走，他坐上这车，就比买新车心里坦然且舒服。

吉普车驶出场区上了沙石路左拐，直奔农场局而去。

灿烂的朝阳从一片绚丽耀眼的火烧云里忽地跃出，高大喜眯眯眼睛，放下风挡玻璃上端的遮光帘儿，窗外一片黑黝黝的秋翻地一闪而过，只有还没有清田除茬的玉米地垄沟里，还有低凹处和漫岗丘陵的背阳坡上，还残留着一小片一小片、一小簇一小簇的积雪，融化得已经像骷髅一样。

这条宽宽的沙石路横穿三江平原腹部，直通农场局。路两旁不远处，就有八十多个国营农场，是北大荒国营农场的集中地。路两旁建场时插的小杨树条已像高高的屏障横截在了三江平原上。路两旁的防护林带，有的呈正方形，有的呈长方形，有的绕着地边成不规则形，把一片片、一块块黑土地紧紧围在里边，成了国营农场最明显的标志和优势。特别是那已具规模的农场场部，办公楼、俱乐部、粮食处理中心、修配厂、百货商场，还有最集中成片成排的砖瓦结构的职工家属房，就连生产队的职工家属房，也都是红瓦红砖，形成了耀眼的一片，再加上耀眼的国内外新式农机具，使夹在农场群里的乡镇和村庄，成了骆驼群中的小羊羔。

这是我们农业大国的国家代表队，多少人曾引为共和国的骄傲。高大喜每看到这一切，特别是见到几十架飞机低空喷洒农药，一百多门大炮对准浓云密布的天空，炮弹齐发破雹降雨时，总是感到胸襟开阔，那无比的骄傲和自豪，几乎充满了全身每一个细胞，这就是社会主义，这就是伟大祖国走向繁荣的象征，这也是十万复转官兵以及后来者的骄傲和血汗呀！

吉普车驰过元宝农场、迎春农场，一进入太阳升农场，高大

喜的心里就疙疙瘩瘩的。这个农场场长叫董大勇，原是小江南农场的的一个生产队长，是贾述生积极推荐农场局批准来这里当场长的。这人的工作思路和贾述生简直是一脉相承。那年，贾述生支持连喜试办家庭农场时，他也在太阳升农场找了几名职工搞试验，直吵吵如何如何好，如何如何是大趋势，这个人最不知趣的是，陈书记通过调查研究，要取缔家庭农场时，他竟跟随在贾述生的屁股后头随帮唱影儿，抵制局党委的指示，直到陈书记拍桌子大发脾气，他才算退下来。即使这样，还是和贾述生支持的家庭农场一起灭火的。这不，中央领导视察北大荒，说了句：“一统天下，自负盈亏”，贾述生、方连喜一活跃，董大勇又活跃起来了，陈书记鉴于以往翻烧饼带来的教训和损失，提议调查调查，等论证论证再说，他们都等不得，随着小江南农场的活跃，听说这里又吵吵要办家庭农场，乱嗡嗡成一团糟了。

吉普车行驶了三个多小时，已经隐隐看见农场局所在的农垦城了。对面驶来一辆越野大吉普，高大喜一瞧是陈书记的车，急忙让车靠路边停住下了车，站在路旁对着驶来的车摆手，果然是陈大远的车。待陈大远驶到跟前停下车从车窗里探出头问，大喜，有什么事？高大喜回答，我想找你汇报汇报工作，陈大远说，我要去检查工作，那就随我一起去吧。坐在后排座位的秘书打开车门，高大喜便一猫腰上了车。

越野大吉普继续风驰电掣起来。

高大喜坐上这车，竟有些不舒服的感觉，就像前几年脱掉中山装第一次穿西服一样，总觉得屁股底下像有针刺似的。

陈大远问：“大喜，想找我汇报什么？”

高大喜说：“陈书记，我们场的刘副场长参加完局里召开的体改会回去对我说，办家庭农场的事儿七股八叉的意见不统一，